

《全臺賦》編校之商榷—以曹敬賦爲例

簡宗梧*

摘 要

本文乃以曹敬賦爲範圍，討論《全臺賦》文本之轉錄，與其斷句、分段、標點及校勘，所出現的問題。

本文檢覈《全臺賦》所收曹敬賦二十二篇，其斷句有問題的有五篇；未完全切合題韻而分段的有七篇；因句式判斷有問題而影響標點的有二十篇五十八處；文本載錄誤失有十三處；校勘可議的有兩處。依類逐一討論，旨在提醒《全臺賦》的研究者，在處理文獻時，對類似的問題應有所措意，以免有所閃失，造成結論的偏差；同時也希望在相關學理問題的討論上，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應。

關鍵詞：全臺賦、曹敬、賦

* 作者爲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特聘教授，E-mail: twchien@mail.cgu.edu.tw。

1. 前言

誠如許俊雅(2006)所說：「『臺灣古典文學』，近年來漸受重視，深研者後先相繼，相關之學位論文已累積近兩百篇之多。然其研究對象側重於詩，至於『詞』、『賦』，卻鮮少受到注意。其中主要原因應是文獻散佚，因而造成研究斷層。然而從目前所蒐羅到的臺灣賦作來看，以地理、名勝、特產為題材的作品顯然佔有很高的比率，賦作在臺灣古典文學中仍算得上是極具代表性的文類，值得深入研究。」¹

由於賦文類的特性，所以臺灣賦的賦作，以地理、名勝、特產為題材的作品佔很高的比率，因此杜正勝(1998)說：「臺灣賦融合地理、物產、民風和歷史於一篇，值得題解之處尚多。」²，說明臺灣賦是可以做多面向的研究。如今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，已於2006年12月出版《全臺賦》。由於《全臺賦》這總集的出現，既部分解決了文獻散佚蒐集不易的問題，又便於面向多元的研究團隊，依據共同的文本做研究聚焦。所以在《全臺賦》出版之初，組織研究團隊，以團隊之力，從事多面向的研究，應該是適時之舉。

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學科有鑒於此，乃匯聚學科內所有的教師為成員，投入《全臺賦》文本之閱讀，分別就其專長，研擬各項研究。

本人所擬的計畫是「《全臺賦》編校之商榷」：除稱述《全臺賦》之優點外，並逐一指出編纂作業之疏漏與訛誤，包括賦文之轉錄，與其斷句、分段、標點，都依學理加以辨析，一方面提供出版單位再版時參考，另一方面也強化日後研究臺灣賦的礎石。

當然，這方面的工作本來是研究工作的先前作業；再說，它可以是多人齊頭並進的工作，至於相關學理也可能還有討論的空間。詹杭倫(2007)雖已在第七屆國際辭賦學會議提出〈臺灣賦論略—評《全臺賦》〉³一文，但畢竟只是論略舉例而已，並非全面性的覈驗，因此本人乃先以曹敬賦為範圍，

¹ 許俊雅 (2006)，頁 1。

² 杜正勝 (1998)，頁 256。

³ 詹杭倫 (2007)。

分別討論《全臺賦》文本之轉錄，與其斷句、分段、標點及校勘，所出現的問題，以提醒《全臺賦》的研究者，在處理文獻材料時，類似的問題應有所措意，避免有所閃失⁴，造成結論的偏差；同時也希望在相關學理問題的討論上，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應。乃不揣鄙陋，率先撰就本文，以求教於一 方家。至於《全臺賦》賦文本的全面判讀，為其斷句、分段、標點及校勘的指瑕工作，則還正在進行之中，待完成後再另文發表。

2. 有關斷句的問題

《全臺賦》收曹敬賦有二十二篇，其斷句有問題的有五篇：

(1) 〈嚴子陵釣臺賦〉⁵ 是以「嚴光萬古高風在」為韻，並依次為韻。第六段「孰若茲身世，則一雙打槳，生涯則半片孤篷。出沒波濤恍似，乘槎仙客，往來湖海，長為投餌，魚翁釣不關魚，放眼千山之外，臺非噓蜃，置身百尺之中，為此綠簑青笠，耐他細雨斜風也哉！」由於沒有區隔句中的發語⁶「孰若茲」並把握關鍵的押韻字，造成斷句有誤，於是句式參差，文意不明，標點紊亂。應判讀為發語下接七言長句對⁷，再接兩組輕隔句⁸，再接六言長句及送語「也哉」⁹，即知此段以「篷、翁、中」押題韻「風」。所以句讀與標

⁴ 本文所討論的，是文獻的判讀問題，無關賦家的情志意涵與風格，也無關作品的體制與成就，所以與一般《全臺賦》的研究面向有所不同。有關作者生平與每篇提要部分，也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。

⁵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92-194。

⁶ 依《賦譜》發語有三種：原始、提引、起寓。若「原夫」、「若夫」、「觀夫」、「稽其」、「伊昔」、「其始也」之類，是原始也。若「泊夫」、「且夫」、「然後」、「然則」、「豈徒」、「借如」、「則曰」、「僉曰」、「矧夫」、「於是」、「已而」、「故是」、「是故」、「故得」、「是以」、「爾乃」、「知是」、「徒 觀夫」之類，是提引也。「觀其」、「稽其」等也或通用之。如、「士有」、「客有」、「我皇」、「國家」、「嗟乎」、「至矣哉」、「大矣哉」之類，是起寓也。原始發項，起寓發尾，提引其中。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《唐宋賦學新探·賦譜校注》，頁 70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。

⁷ 依《賦譜》：所謂「長」句，是指上下聯皆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字句。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62。

⁸ 《賦譜》：「輕隔者，如上有四字，下六字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64。

⁹ 《賦譜》：「送語者，『也』、『而已』、『哉』之類也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75。

點應改爲：「孰若茲身世則一雙打槳，生涯則半片孤篷。出沒波濤，恍似乘槎仙客；往來湖海，長爲投餌魚翁。釣不關魚，放眼千山之外；臺非噓蜃，置身百尺之中。爲此綠簑青笠，耐他細雨斜風也哉！」¹⁰

第七段「奉祀事猶存子姓，鬼豈餒而聽漁謳。如見先生神傳，欸乃此際明月石瀨孤星之一客猶光；幾時露冷雲臺，列宿之群公安在？」由於不知「欸乃」是行船搖櫓聲¹¹，卻誤以爲是發語詞，乃造成斷句有誤，加以未把握關鍵的押韻字，於是句式參差，標點紊亂。此段應判讀爲五言長句對，接六言長句對，再接五七言雜隔對¹²以「餒、乃」押題韻「在」。所以句讀與標點應改爲：「奉祀事猶存，子姓鬼豈餒。而聽漁謳如見，先生神傳欸乃。此際明月石瀨，孤星之一客猶光；幾時露冷雲臺，列宿之群公安在？」應該比原來的斷句順暢得多。

(2) 〈纔了蠶桑又種秧賦〉¹³是以「鄉村四月閒人少」爲韻，並依次爲韻，斷句應該不難。但編輯時由於忽略韻腳，乃造成一連串的失誤。本起首：「維時麥秋，氣暖槐夏；風涼雷驚，紫筍煙鎖。綠楊家家，分繭處處。采桑牆陰，結幄樹下。提筐露纖纖手，窺淡淡妝。」完全不押韻。其實「維時」是發語，以下是一連串的四言緊句¹⁴。所以正確的句讀應該是：「維時麥秋氣暖，槐夏風涼。雷驚紫筍，煙鎖綠楊。家家分繭，處處采桑。牆陰結幄，樹下提筐。露纖纖手，窺淡淡妝。」是發語加一連串的四言緊句，而對仗工整，「涼、楊、桑、筐、妝」都押題韻「鄉」，這樣應該比原來的斷句合理得多。

(3) 〈濠上觀魚賦〉¹⁵是以「莊惠觀魚而知其樂」爲韻，並依次爲韻。第四段「但使物自成其爲物，余自得其爲。余卻臨淵而欣羨，笑結網之迂疏。」語多參差，其實，正確的句讀應該是：「但使物自成其爲物，余自得其爲余。卻臨淵而欣羨，笑結網之迂疏。」「但使」是發語，下接兩組六言長句，「余、疏」都押題韻「魚」。

¹⁰ 其實《重抄本》有正確的斷句，編校者以其誤移，竟不參酌。

¹¹ 柳宗元《柳先生集》卷四三〈漁翁〉詩：「煙銷日出不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」

¹² 《賦譜》：「雜隔者，或上四，下五、七、八；或下四，上五、七、八字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（2005），頁66。

¹³ 見許俊雅（2006），頁215-216。

¹⁴ 《賦譜》：「緊，四字句也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（2005），頁61。

¹⁵ 見許俊雅（2006），頁221-223。曹敬另有同題亦同題韻之賦。見195-197。

第五段「遊於淡蕩之天，幸未逢夫獺祭托乎？淵深之字，喜得脫於鷺窺。」語亦參差，其實，正確的句讀應該是：「遊於淡蕩之天，幸未逢夫獺祭；托乎淵深之字，喜得脫於鷺窺。」是整齊的六六長隔對。

第六段「其噓沫也，如偃鼠之飲河，滿腹其在藻也。如鷓鴣之巢樹，一枝其躍於淵也。如達而在朝之象，其伏於沼也；如窮而在野之爲，物態呈於處處，天機現乎時時。」語多參差而失韻，若以四七與五七雜隔句視之，改爲：「其噓沫也，如偃鼠之飲河滿腹；其在藻也，如鷓鴣之巢樹一枝。其躍於淵也，如達而在朝之象；其伏於沼也，如窮而在野之爲。物態呈於處處，天機現乎時時。」則不但文通句順，押本段題韻「知」的韻字「枝、爲、時」，也就浮現了。

(4) 〈露香告天賦〉¹⁶ 是以「知我者其天乎」爲韻，並依次爲韻。第五段「一笏一袍，拜從月下；一琴一鶴，祝向雲邊堪笑。米顛拜石爲丈，更嗤蘇晉；繡佛逃禪，比楊關西。辭金暮夜，如趙康靖投豆；當年無慚爾室，不愧於天。」也是語多參差而失韻，其實它是連用三組四四言平隔對，下接四言緊句。這部分詹杭倫(2007)與游適宏(2007)已有所指陳¹⁷，標點改爲：「一笏一袍，拜從月下；一琴一鶴，祝向雲邊。堪笑米顛，拜石爲丈；更嗤蘇晉，繡佛逃禪。比楊關西，辭金暮夜；如趙康靖，投豆當年。無慚爾室，不愧於天。」則文通句順，押本段題韻「天」的韻字「邊、禪、年」，也就浮現了。

(5) 〈海月賦〉¹⁸ 是以「挂席拾海月」爲韻，並依次爲韻。第三段「而海月則何由而稱也？盈闕有時升沉，允執圓如明鏡。光聯珠貝，闕輝湧出」，依其標點似乎以「鏡」、「稱」爲韻字，將它判讀爲散文句下接兩漫句¹⁹。其實，押題韻「拾」，「鏡」、「稱」非韻字，若判讀爲爲散文句下接四言緊句對，再接六言長句對，斷句改爲「而海月則何由而稱也？盈闕有時，升沉允執。圓

¹⁶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24-225。

¹⁷ 詹杭倫 (2007)，頁 527-534。

游適宏 (2007)，頁 64-65。

¹⁸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26-227。

¹⁹ 《賦譜》：「漫，不對合，少則三四字，多則二三句也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68。

如明鏡光聯，珠貝闕輝湧出」，則文通句順，押本段題韻「拾」的韻字「執」，也就浮現了。

3. 有關分段的問題

由於限韻賦以外的賦篇，常常換韻頻仍，所以賦文分段，編纂者就具有很大的彈性空間，所以《全臺賦》於限韻賦以外的賦篇如何分段，本文不便置喙。至於限韻的賦，其韻字原本就是賦家寫作篇章時建構段落的關鍵字，也是欣賞者評定賦篇是否工巧的重要指標。所以限韻賦的賦篇，載錄時通常都依其用韻分段，《全臺賦》大體也是如此。「原稿本」其師陳維英先生的眉批，也大體依此稱其段落²⁰。《全臺賦》所收曹敬賦二十二篇中，限韻賦有二十一篇，《全臺賦》未完全切合題韻字分段的有七篇。

(1) 〈業精於勤賦〉²¹ 是以題為韻。該賦不但依次用韻，而且限韻字都用在該韻部字的最後²²。但本來「迨其用心既久，獲益何如。自此而探微造極，自此而入渾返虛。靜者與古人同契，動者與妙理相于。」應該入第三段，與「書、車、居、譽、疏、魚、餘」押韻；《全臺賦》卻將它歸入第四段，與「墳、云、聞、紛、群、慙、君、勤」押韻。可能是韻部判斷的偏差，導致段落用韻的乖錯。

(2) 〈草色入簾青賦〉²³ 是以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為韻。也是依次用韻的限韻賦，而且限韻字也都置之於該韻部字的最後。所以分賦為七段應無庸置疑。《全臺賦》卻將它分為六段。依其用韻，應該將目前第二段分為兩段，到「青袍一色」為第二段；「時則」以下為第三段。

²⁰ 陳維英於曹敬〈競渡賦〉末段眉批云：「此意已在四段作轉筆矣。不可再贅。」便是指押題韻第四字「得」的那一段。

²¹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84-185。

²² 是指該賦以「業精於勤賦」五字依序用韻。先以「甲、怯、脅、洽、業」為韻，次以「榮、更、卿、生、成、精」為韻，再次以「書、車、居、譽、疏、魚、餘、如、虛、于(於)」為韻，再次以「墳、云、聞、紛、群、慙、君、勤」為韻，再次以「固、故、裕、路、布、遇、賦」。五個限韻字都是在該韻組字的最後。

²³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90-191。

- (3) 〈柳汁染衣賦〉²⁴，以「已用柳汁染子衣」依次為韻。也是依次用韻的限韻賦，但題韻字並非都置之於該韻部的最後。《全臺賦》卻將本賦題韻字都置之於每一段的最後。於是與「子」押韻本來應屬第六段的「忙舉子之槐花，數春宮之桃李。吉語曾聞於老姥，蓉鏡將懸；捷音果報乎郎君，棗糕當祀。」卻放在第七段。這段賦文自當歸入第六段，「士有瓣香前哲」以下才是第七段。
- (4) 〈種蕉學書賦〉²⁵是以「書成蕉葉文猶綠」為韻。也是依次用韻的限韻賦，而且限韻字也都置之於該韻部字的最後。所以分賦為七段應無庸置疑。《全臺賦》卻將它分為六段。依其用韻，應該將目前第二段分為兩段，到「一字難成」為第二段；「爾乃」以下為第三段。
- (5) 〈競渡賦〉²⁶是以「果然奪得錦標回」為韻。是依次用韻的限韻賦，《全臺賦》雖也分賦為七段，但第二、三段的分段點有問題。賦文第三段到「乘風破浪之天」，押的題韻字是「然」，應屬第二段。「舟楫奔馳，波瀾壯闊」，押的題韻字是「奪」，才是第三段。
- (6) 〈審音知樂賦〉²⁷是以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」為韻。是依次用韻的限韻賦，《全臺賦》雖也分賦為八段，但以為題韻字都置之於每段的最後。所以造成文本分段未完全以韻字分。第二段起首「音分淑慝，樂判貞淫。」「淫」與題韻「金」押韻，應屬第一段。第四段起首「聲音之道，其樂可知。」「知」與題韻「絲」押韻，應屬第三段。第七段起首「其音既通，其樂如睹。」「睹」與題韻「土」押韻，應屬第六段。第八段起首「音樂兼明，君子之益。」「益」與題韻「革」押韻²⁸，應屬第七段。
- (7) 〈霜葉賦〉²⁹以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為韻。第六段起首「當落葉時，厲嚴霜志。」韻字「志」與題韻「二」押，不與「月」押，所以此不對仗的漫句，應屬第五段的結句。

²⁴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186-187。

²⁵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02-203。

²⁶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08-209。

²⁷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17-218。

²⁸ 益，《廣韻》伊昔切，屬〈昔韻〉；革，《廣韻》古核切，屬〈麥韻〉。《廣韻》陌、麥、昔通用。

²⁹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19-220。

4. 有關標點的問題

六朝以來，賦句多駢行。駢言偶句，講究字字相儷、句句相銜，通常對句駢行，才視為意義完整的句子，新式標點才用句號。這也是賦用韻之所在，所以賦篇除隔句對之外，一般都是兩句一韻。律賦單句對之間用逗號，隔句對之間用分號，都成為新式標點的常則。《全臺賦》的標點，雖然大體遵照辦理，但也出現不少的例外。例外的產生，應該都是對對偶的誤判。不但是全書標點體例的破壞，也會對韻腳的判斷，造成困擾。《全臺賦》收曹敬賦二十二篇之中，其標點有問題的多達有二十篇。

(1) 〈業精於勤賦〉以題為韻，並依次為韻。第二段「茲則郎官初罷，博士非榮；謫居無定，宦跡屢更。」依標點是把它當作發語加隔句對。其實它是發語加兩組四言緊句對，「郎官初罷，博士非榮」與「謫居無定，宦跡屢更」分別成對。同時，「榮」也和題韻「精」字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茲則郎官初罷，博士非榮。謫居無定，宦跡屢更。」

同在第二段「於是入太學，招諸生，誨之不倦，行欲其成。」依標點似乎把它當作散文句或漫句。其實它分別是三言壯句對³⁰和四言緊句對，只是沒有對得很工整。「生」也和題韻「精」字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於是入太學，招諸生。誨之不倦，行欲其成。」

第三段「如此艱辛，每忘寢食。豈關志意，欲博名譽？」依標點是把它當作兩組四言對。其實它是隔句對，「食」不是韻字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如此艱辛，每忘寢食；豈關志意，欲博名譽。」

第四段「曷若學不厭，志不紛，心希存聖，念切超群。」依標點似乎也把它當作散文句或漫句。其實它分別是三言壯句和四言緊句。「紛」也和題韻「勤」字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曷若學不厭，志不紛。心希存聖，念切超群。」

(2) 〈柳汁染衣賦〉，以「已用柳汁染子衣」依次為韻。第七段「徒嘆年湮世遠，空懷人往風微；不知才真卓絕，自然祥兆先幾。」依標點是把它當作

³⁰ 《賦譜》：「壯，三字句也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60。

隔句對。其實它是兩組六言長對，「微」也和題韻「衣」字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徒嘆年湮世遠，空懷人往風微。不知才真卓絕，自然祥兆先幾。」

(3) 〈止子路宿賦〉³¹，以「殺雞爲黍而食之」爲韻。第四段「於是過陌阡到家墅，屋舍儼然，田園如許。」依標點是把它當作散文句。其實它分別是三言壯句和四言緊句。「墅」是韻字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於是過陌阡，到家墅。屋舍儼然，田園如許。」

第七段「從此前路重尋，應仍循夫故轍。舊廬再訪，定復酌以殘卮。孰意去客重來，尙猶未至。而高人遠引，不知所之矣。」依標點似乎是把前二句當作六言長句對，後二句當作單獨的四六句，再接兩句漫句。其實它是一組四六言輕隔對，「從此」是發詞，而「轍」與本段題韻「之」不協，所以不是韻字。下接隔句對，「至」也不是韻字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從此前路重尋，應仍循夫故轍；舊廬再訪，定復酌以殘卮。孰意去客重來，尙猶未至；而高人遠引，不知所之矣。」

(4) 〈草色入簾青賦〉以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爲韻。第四段「懿夫日華初麗，露氣半殘；晴光堪挹，秀色可餐。」依標點是把它當作一組長四四言隔句對。其實它是兩組工整的四言緊句。「殘」押題韻字「看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懿夫日華初麗，露氣半殘。晴光堪挹，秀色可餐。」

(5) 〈嚴子陵釣臺賦〉以「嚴光萬古高風在」爲韻。最後一段：「長江逝去，人物難留。夕照斜時，風光不改。」基本上是平隔對，卻把它當作兩組四言緊句。其實「留」與本段題韻「在」不協，即已透露訊息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長江逝去，人物難留；夕照斜時，風光不改。」

(6) 〈濠上觀魚賦〉³²以「莊惠觀魚而知其樂」爲韻。第二段「原夫莊子，曠達養生，逍遙傲世，無古無今，非夷非惠。」依標點似乎是把它當作漫句。其實「世」是韻字，「原夫莊子」是發語，下接兩組緊句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原夫莊子，曠達養生，逍遙傲世。無古無今，非夷非惠。」

第五段「蠢靈殊等，人物分歧，魚自形其游蕩，子何故而靜思。」前爲

³¹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88-189。

³²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95-197。另有同題同題韻者，在頁 221-223。

四言緊句，後爲六言長句，分別成對。可是在四言句後卻用逗號。「歧」又與此段題韻「而」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蠢靈殊等，人物分歧。魚自形其游蕩，子何故而靜思。」

第六段「噓沫穿波，惟天所使。依蒲在藻，實道之基。」視爲兩組四言緊句，其實它是「噓沫穿波」對「依蒲在藻」，「惟天所使」對「實道之基」的平隔對³³。而「使」與本段題韻「知」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噓沫穿波，惟天所使；依蒲在藻，實道之基。」

第八段「迄今品仰清高，人稱洒落；慧眼光明，道心領略。」依其標點將它視爲平隔對。其實它是發語「迄今」下接兩組四言緊句。「落」又押此段題韻「樂」字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迄今品仰清高，人稱洒落。慧眼光明，道心領略。」

(7) 〈攜雙柑酒聽黃鸝賦〉³⁴ 以「俗耳鍼砭詩腸鼓吹」爲韻。第一段最後「數花信之幾番，聽鸝聲之一曲，庶不負春，聊爾免俗。」依標點乃視爲一串散文句。其實「曲」是韻字，句式是六言長句下接四言緊句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數花信之幾番，聽鸝聲之一曲。庶不負春，聊爾免俗。」

第三段「斯時也，經蘼逕，過花潯，有閒關之黃羽，竟婉轉於綠陰。」依標點乃視爲一串散文句。其實「斯時也」是發語，「經蘼逕，過花潯」是三言壯句，「潯」與下句「陰」押題韻「鍼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斯時也，經蘼逕，過花潯。有閒關之黃羽，竟婉轉於綠陰。」

第六段「幾甌浮白，雙袖露黃；時宜擊鉢，地可流觴。」依標點乃視爲四四言平隔對。其實它是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黃」與下句「觴」押題韻「腸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幾甌浮白，雙袖露黃。時宜擊鉢，地可流觴。」

第七段「則聽其韻繞花梢，響流桃塢，有如舊編琴譜也；聲度玉笙，曲傳金縷，有如新翻樂府也；歌歇柳風，蹴殘杏雨，有如引商而刻羽也；迭喚蠶生，兼隨燕舞，有如錫簫而粥鼓也。」依標點乃視爲四組散文句。其實依其句式與對仗，它應該是兩組長隔對，在「有如新翻樂府也」後該用句號。

³³ 《賦譜》：「平隔者，上下或四或五字等句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66。

³⁴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198-199。

若為顯示其用韻，標為：「則聽其韻繞花梢，響流桃塢。有如舊編琴譜也。聲度玉笙，曲傳金縷。有如新翻樂府也。歌歇柳風，蹴殘杏雨。有如引商而刻羽也。迭喚蠶生，兼隨燕舞。有如錫簫而粥鼓也。」也未嘗不可。

第八段「是蓋屈指芳時，賞心樂事，鳥作歌聲，人增詩思。」依標點似乎視為一串散文句。其實「事」是韻字，「是蓋」是發語，下接兩組四言緊句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是蓋屈指芳時，賞心樂事。鳥作歌聲，人增詩思。」

(8) 〈蘭亭修禊賦〉³⁵ 以題為韻，第二段「而且惠風和暢，天氣清冷；野花濃放，溪草芳馨。」依標點乃視為四四言平隔對。其實它是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冷」與下句「馨」押題韻「亭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而且惠風和暢，天氣清冷。野花濃放，溪草芳馨。」

第四段「時則細數花殘，靜觀水逝；俯仰跡陳，低迴心繫。」依標點也是視為四四言平隔對。其實它也是發語下接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逝」與下句「繫」押題韻「禊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時則細數花殘，靜觀水逝。俯仰跡陳，低迴心繫。」

第五段「已而視聽騁懷，徘徊閒步；極浦一觀，新亭四顧。」依標點也是視為四四言平隔對。其實它也是發語下接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步」與下句「顧」押題韻「賦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已而視聽騁懷，徘徊閒步。極浦一觀，新亭四顧。」

(9) 〈種蕉學書賦〉³⁶ 以「書成蕉葉文猶綠」為韻，第二段「縱能偃草吹林，雙毫入妙。奈乏松花藤骨，一字難成；爾乃悵埋筆塚，悶對詩瓢。」乃是對六四重隔句³⁷ 組合研判的失誤。其實前兩句是隔句對，「爾乃」以下是另一段的開始，「妙」也不協題韻。所以前兩句的標點應改為：「縱能偃草吹林，雙毫入妙；奈乏松花藤骨，一字難成。」

(10) 〈夏雨雨人賦〉³⁸ 以「不崇朝雨遍天下」為韻。第三段「苟非沙煎石爛，水沸陽驕；則木猶未槁，草猶未焦。」依標點也是視為隔句對。其實它也是

³⁵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00-201。

³⁶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02-203。

³⁷ 《賦譜》：「重隔者，上六下四。」見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，頁 64。

³⁸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04-205。

兩組分別成對成句。「驕」與下句「焦」押題韻「朝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苟非沙煎石爛，水沸陽驕。則木猶未槁，草猶未焦。」

第四段「管子匡列國，庇萬戶，民之生賴以培，民之氣賴以鼓。」依其標點似乎把它當作散文句。其實它是兩組對句，「戶」與「鼓」押題韻「雨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管子匡列國，庇萬戶。民之生賴以培，民之氣賴以鼓。」

第六段「孰若此痾瘵在抱，撫字爲先；滋潤頻加，因物付物。浸淫善入，自然而然。」是將前兩句視爲平隔對。其實由對偶和押韻可以很清楚判斷：後兩句才是平隔對，「先」與「然」押題韻「天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孰若此痾瘵在抱，撫字爲先。滋潤頻加，因物付物；浸淫善入，自然而然。」

第七段「吾見在位者，直欲追傅巖之王佐。惠洽寰中，又何讓齊國之霸臣，才誇天下！」其標點似乎把它當作散文句。其實它是隔句對。標點應改爲：「吾見在位者，直欲追傅巖之王佐，惠洽寰中；又何讓齊國之霸臣，才誇天下！」

(11) 〈白蓮賦〉³⁹ 以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爲韻。起首「曲岸風來，方塘水溢；影覆華池，氣清虛室。」依標點也是視爲平隔對。其實它也是兩組分別成對的緊句。「溢」與下句「室」押題韻「出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曲岸風來，方塘水溢。影覆華池，氣清虛室。」

第四段「若夫金房豔冶，絳幄紛披；映水霞標，應鄰俗態。臨風錦繡，祇見嬌癡。」以上賦句，依標點是發語下接平隔對，再接緊句。其實「金房豔冶，絳幄紛披」是成對的緊句。「映水霞標，應鄰俗態；臨風錦繡，祇見嬌癡。」才是平隔句。從「披」與題韻「而」押韻，「態」則不押，亦可見其端倪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若夫金房豔冶，絳幄紛披。映水霞標，應鄰俗態；臨風錦繡，祇見嬌癡。」

(12) 〈擬鮑明遠舞鶴賦〉⁴⁰ 無題韻。第一段「飛去隨機，舞來自樂；態有餘妍，形無束縛。」依標點乃視爲四四言隔句對。其實它也是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樂」與本段韻字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飛去隨機，舞來自樂。態有餘妍，形無束縛。」

³⁹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06-207。

⁴⁰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10-211。

第三段「無何雲收層漢，露冷橫塘；孤山煙曉，緱嶺月涼。」依標點乃視為發語加四四言平隔對。其實它是發語加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塘」與本段韻字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無何雲收層漢，露冷橫塘。孤山煙曉，緱嶺月涼。」

第四段「於是鶴聲一一，舞態姍姍；凌空取勢，振翮高搏。」依標點也是視為發語加四四言平隔句。其實它也是發語加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姍」與本段韻字「搏、盤、爨、漫」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於是鶴聲一一，舞態姍姍。凌空取勢，振翮高搏。」

(13) 〈淵明歸隱賦〉以「田園將蕪胡不歸」為韻。第一段「彼其立身高潔，矢志貞堅；不威權屈，自名利捐。」依標點乃視為發語加四四言平隔對。其實它是發語加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堅」押題韻「田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彼其立身高潔，矢志貞堅。不威權屈，自名利捐。」

第二段「于是辭公廡，承小軒；全末路，返故園。」依標點乃視為發語下接三三言隔句對。其實它是發語加兩組分別成對的三言壯句。「軒」與題韻「園」押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于是辭公廡，承小軒。全末路，返故園。」

第四段「匏樽獨酌，藜杖孤扶；樹堪徙移，田未荒蕪。」依標點乃視為平隔對。其實它也是兩組分別成對的緊句。「扶」與下句即題韻「蕪」押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匏樽獨酌，藜杖孤扶。樹堪徙移，田未荒蕪。」

第五段「乃歸而尋故侶，乃歸而訪同徒，乃歸而悅茲親戚，乃歸而樂爾妻孥。」依標點乃視為並列排比句。其實它前為六言長句、後為七言長句。「徒」與題韻「胡」押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乃歸而尋故侶，乃歸而訪同徒。乃歸而悅茲親戚，乃歸而樂爾妻孥。」

同在第五段，下接「聞歸而鄉里問訊，知歸而朋友印須，迎歸而兒童狂喜，遄歸而宗族疾趨。」依標點乃視為並列的七言排比句。其實它是兩組分別成對的七言長句。「須」與題韻「胡」押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聞歸而鄉里問訊，知歸而朋友印須。迎歸而兒童狂喜，遄歸而宗族疾趨。」

第六段「謝絕簪纓，長違黼黻，如高隱之逸士，豈逃隱而絕物？」依標點乃視為散文句。其實它是四言緊句下接六言長句。「黻」與題韻「不」⁴¹ 押。

⁴¹ 不，《廣韻》有三音，一在入聲〈物韻〉：與「弗」同。另有府鳩、方九二切。

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謝絕簪纓，長違黼黻。如高隱之逸士，豈逃隱而絕物。」

同在第五段「若隱泉石，不甚懸殊。類□⁴²邱園，差堪髣髴。」依標點乃視爲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其實它是四四言平隔對。「殊」也與題韻「不」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若隱泉石，不甚懸殊；類□邱園，差堪髣髴。」

(14) 〈纔了蠶桑又種秧賦〉以「鄉村四月閒人少」爲韻。第三段「〈豳風〉一幅，耕織畫圖。敦俗萬家，農桑善治；絲衣粒食，盛世特崇。織婦耕夫，采風與誌；手纜已成，躬耕有事。」依標點乃視爲一緊句下接兩組平隔對。其實它應該是先兩組平隔對，下接緊句。標點應改爲：「〈豳風〉一幅，耕織畫圖；敦俗萬家，農桑善治。絲衣粒食，盛世特崇；織婦耕夫，采風與誌。手纜已成，躬耕有事。」以「治、誌、事」押題韻「四」。

第四段「浴蠶何室？火灸溫房。養蠶何方？土泥煖窟。爲冰蠶獻，爲黼黻新。如春蠶眠，宜香火謁。曾幾何時，蠶市纔沽。蠶絲已竭；蠶器纔登，蠶工欲歇。」標點相當混亂，應改爲：「浴蠶何室？火灸溫房；養蠶何方？土泥煖窟。爲冰蠶獻，爲黼黻新；如春蠶眠，宜香火謁。曾幾何時，蠶市纔沽，蠶絲已竭。蠶器纔登，蠶工欲歇。」以「窟、謁、竭、歇」押題韻「月」。

第六段「秧針簇簇，秧種勻勻；秧車見駕，秧馬方馴。種秧弗違，稼穡雜寶。插秧之後，錦繡鋪茵。」依標點乃視爲平隔對下接兩緊句。其實它應該是兩組緊句，下接平隔對。標點應改爲：「秧針簇簇，秧種勻勻。秧車見駕，秧馬方馴。種秧弗違，稼穡雜寶；插秧之後，錦繡鋪茵。」

(15) 〈審音知樂賦〉以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」爲韻。第三段「假器以鳴，悠然合拍。比音而播，作樂無遺。」依標點乃視爲兩組分別成對的四言緊句。其實它是四四言平隔對。「拍」也與題韻「絲」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假器以鳴，悠然合拍；比音而播，作樂無遺。」

另外，第一段起首「風雷鼓盪，天籟深兮；泉流激發，地籟沉兮；歌曲諧協，人籟吟兮。」以天籟、地籟、人籟並列，於是以分號標之，似無不妥。但由於三句都是完整的楚辭句，而且「深、沉、吟」都是刻意安排押題韻「金」

⁴² 《全臺賦》編校按語：《重校本》此處不清。《曹敬詩文略集》闕一字。

的，所以不妨以三個完整句標之：「風雷鼓盪，天籟深兮。泉流激發，地籟沉兮。歌曲諧協，人籟吟兮。」

(16) 另一篇〈濠上觀魚賦〉，也是以「莊惠觀魚而知其樂」為韻。第三段「厥有惠子，相語結歡，襟懷相契，情意交殫。」依標點乃視為漫句。其實只有「厥有惠子，相語結歡」是不對偶的漫句，而「襟懷相契，情意交殫」則是成對的四言緊句。「歡」也與題韻「觀」協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厥有惠子，相語結歡。襟懷相契，情意交殫。」

第八段「莊子慧眼瑩明，道心洒落；久忘世外洞天，別具胸中邱壑。」並非隔句對，而分別是四言緊句接六言長句。所以其間使用分號，並不合常則。「落」也與題韻「樂」協韻，因此標點應改為：「莊子慧眼瑩明，道心洒落。久忘世外洞天，別具胸中邱壑。」

同在第八段，結尾「迴憶前宵化蝶，幾忘栩栩之身。且看此日觀魚，聊寫洋洋之樂。」依標點乃視為兩組分別成對的六言長句。其實它是六六言的長隔對。「身」也與題韻「樂」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迴憶前宵化蝶，幾忘栩栩之身；且看此日觀魚，聊寫洋洋之樂。」

(17) 〈露香告天賦〉是以「知我者其天乎」為韻，並依次為韻。第四段「故當夜靜，不畏人疑；頂露三更，嚴茲密勿。心香一瓣，籲彼告其。」依標點乃視為先四四言平隔對，下接四言緊句。其實它是四言緊句，下接四四言平隔對。「勿」也與題韻「其」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故當夜靜，不畏人疑。頂露三更，嚴茲密勿；心香一瓣，籲彼告其。」

第六段「蓋夙夜小心，早為惕勵。生平大事，庶不模糊，是以自持香祝，不厭露濡。」依標點乃視為先四言緊句，後接參差句。其實它是四四言平隔對，下接四言緊句。「勵」與題韻「乎」也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蓋夙夜小心，早為惕勵；生平大事，庶不模糊。是以自持香祝，不厭露濡。」

(18) 〈海月賦〉是以「挂席拾海月」為韻，並依次為韻。第一段「鯤溟之區，鯨渤之界，有物在淵。其形甚怪，圓暈如輪，光明似晝。」手稿本雖已加圈斷句，但編校者似乎沒有看到韻字，將它視為不押韻的散文句。其實它是一連串的四言緊句，「界、怪、晝⁴³」押題韻「挂」，標點應改為：「鯤溟之區，

⁴³ 晝為畫之訛，詳見 5(5)。

鯨渤之界。有物在淵，其形甚怪。圓暈如輪，光明似畫。」

第二段「則異不勝稽，名難盡核，豈僅一物之微，足以驚奇於前席也哉！」

依標點似乎將它視為不押韻的散文句。其實「異不勝稽，名難盡核」是四言緊句對，「核」押題韻「席」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則異不勝稽，名難盡核。豈僅一物之微，足以驚奇於前席也哉！」

(19) 〈淮陰背水出奇兵賦〉⁴⁴ 以題為韻，而且限韻字都置之於該韻部字的最後。第三段「軍聲未至，壯士皆驚。將帥多謀，敵人咸在。」依其點將它視為兩組四言緊句對。其實，從「壯士皆驚」與「敵人咸在」對仗工整看來，它應該是四四言的平隔對。從「驚」不押題韻「背」，也可作為旁證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軍聲未至，壯士皆驚；將帥多謀，敵人咸在。」

第四段「維時神智生，妙計起，未至平明，先呼將士。」其中「神智生，妙計起」是工整的壯句對，「起」也與題韻「水」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維時神智生，妙計起。未至平明，先呼將士。」

同是第四段「遣一萬人，離三十里，倚河干而待戰，計必如斯；據江岸而為營，吾將有以。」其間「遣一萬人，離三十里」，應是動詞對動詞，數字對數字的緊句對。要不然下句也不成其為隔句對，更何況「里」也與題韻「水」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遣一萬人，離三十里。倚河干而待戰，計必如斯；據江岸而為營，吾將有以。」

第七段「則見鐵騎突，金鼓鳴，賈余餘勇，奪彼先聲。」其中「鐵騎突，金鼓鳴」是工整的壯句對，「鳴」也與題韻「兵」押韻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則見鐵騎突，金鼓鳴。賈余餘勇，奪彼先聲。」

(20) 〈王景略談時務賦〉⁴⁵ 以題為韻，而且限韻字都置之於該韻部字的最後。第一段「雖非借箸，留侯籌畫；應無雙士，更若揮塵。夷甫清談，可謂二王。」依標點乃視為先四四言平隔對，下接四言緊句。其實它是八四言雜隔對。「塵」與題韻「王」也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為：「雖非借箸留侯籌畫，應無雙士；更若揮塵夷甫清談，可謂二王。」

⁴⁴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28-229。

⁴⁵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30-231。

第四段「我爲抱道之儒，魚水定應相懷。彼亦識時之士，虎穴可與共探。」依其標點乃視爲兩組六言長句對。其實它是六六言長隔對。「懷」或「得」⁴⁶都與題韻「談」也不協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我爲抱道之儒，魚水定應相得；彼亦識時之士，虎穴可與共探。」

第五段「挾高見，吐偉辭，精神壯健，議論騁馳。儼然身抗三旌，入彼屠羊之肆。仍此衣披一褐，守吾捫蝨之癡。」依其標點乃視爲散文句下接兩組六言長句對。其實「肆」與題韻「時」不協。依其儼辭駢對，它應該是三言壯句接四言緊句，再接六六言長隔對。所以標點應改爲：「挾高見，吐偉辭。精神壯健，議論騁馳。儼然身抗三旌，入彼屠羊之肆；仍此衣披一褐，守吾捫蝨之癡。」

5. 有關賦文誤失的問題

(1) 〈止子路宿賦〉以「殺雞爲黍而食之」爲韻。第一段「天意難知，人心相軋。徒聞師弟周流，未見君臣簡拔。適館之風已杳，孰肯授餐；歧途之志堪悲，誰來投牽？」其中「牽」字應是「輦」字之誤⁴⁷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各影本都作「輦」，而且「輦」協題韻「殺」，「牽」則不協。所以很明顯是轉錄時誤植。另外「未見君」，編者按語以「未見君」爲是，今《全臺賦》卻作「未君見」，也顯然是編校的疏失。

(2) 〈嚴子陵釣臺賦〉以「嚴光萬古高風在」爲韻。第六段最後一句「爲此綠簑青笠，耐他斜風細雨也哉！」其中「爲」字應是「如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各影本都作「如」，唯 378 頁原稿本寫的是行草「如」，與「爲」之行草近似，造成載錄時誤判。437 頁的重抄本即可資證。

(3) 〈嚴子陵釣臺賦〉第八段「徘徊釣處，惟餘落葉亂堆；往倚臺逐，祇有閒花可采。」其中「往」字應是「徙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各影本都作「徙」⁴⁸，顯然是編錄的疏失。

⁴⁶ 懷，或爲「得」之誤。詳見本文「六」。

⁴⁷ 「輦」，同「轄」，入聲，與「軋、拔」押韻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輦，車軸耑也。」賦文本爲輦，見許俊雅主編（2006），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，頁 362、364，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。

⁴⁸ 見許俊雅主編（2006），頁 378、437。

- (4) 〈夏雨雨人賦〉首句「殷商之世，有以霖雨，嘉傳說之輔君焉。」其中「傳」字應是「傅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影印之原稿本與重抄本亦作「傳」⁴⁹，所以也應該是轉錄時誤植。
- (5) 〈纔了蠶桑又種秧賦〉以「鄉村四月間人少」為韻。第四段「浴蠶何室？火灸溫房；養蠶何方？土泥煖窟。」其中「灸」字應是「炙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影印重抄本亦作「炙」⁵⁰，所以應該是轉錄時誤植。
- (6) 〈纔了蠶桑又種秧賦〉第五段「又欲黎雲，秧田岸曲；又欲鋤雨，秧水聲潺。」其中「黎」字應是「犁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影印重抄本亦作「犁」⁵¹，所以也應該是轉錄時誤植。
- (7) 〈露香告天賦〉是以「知我者其天乎」為韻，並依次為韻。第二段「鐵面外嚴，冰心內裏。」其中「裏」字應是「裏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所見手稿本作「裏」⁵²，而且「裏」協題韻「我」，「裏」則不協。所以也很明顯是轉錄時誤植。
- (8) 〈海月賦〉是以「挂席拾海月」為韻，並依次為韻。第一段「鯤溟之區，圓暈如輪，光明似晝。」其中「晝」字應是「畫」字之誤。《全臺賦影像集下》所見手稿本作「畫」⁵³，而且「畫」協題韻「挂」，「晝」則不協。所以也很明顯是轉錄時誤植。
- (9) 〈淮陰背水出奇兵賦〉以題為韻，第七段最後「馬陵定教，他日功成，入趙軍而標漢幟，試看此神機恍為。移灶而妙，莫如赤壁燒兵。」文意不順，查驗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手稿本⁵⁴，方知《全臺賦》載錄此段文字既遵照陳維英的改稿，又雜錯被刪去的原稿所致。雖原件有所塗抹，但依稀可見：「神機恍馬陵移灶，而妙莫如赤壁燒兵。」⁵⁵

⁴⁹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05、407。

⁵⁰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32。

⁵¹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32。

⁵²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43、444。

⁵³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48。

⁵⁴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56。

⁵⁵ 詹杭倫 (2007)，以為陳維英所改欠通，應從曹敬原稿。其實是沒有看清楚陳維英批改的符號。

(10) 〈淮陰背水出奇兵賦〉以題為韻，但賦末「海邦納賚，咸懷脫劍之風」，文意未了，也不押韻，而且第八段也沒有用到題韻字「賦」。查驗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原稿本⁵⁶，方知《全臺賦》載錄時脫失「日月增光，試奏凌雲之賦」⁵⁷，應予以補足。

(11) 〈王景略談時務賦〉從體制來看，是一篇「以題為韻」的限韻賦，《全臺賦影像集（下）》原稿本也很清楚加以提示⁵⁸。但《全臺賦》載錄時卻脫失「以題為韻」四字，應該依體例補於題下。

(12) 〈王景略談時務賦〉第一段「雖非借箸，留候籌畫；應無雙士，更若揮塵。夷甫清談，可謂二王。」其中「候」字應是「侯」字之誤。此指留侯張良，《全臺賦影像集(下)》原稿本即作「侯」⁵⁹。

(13) 〈王景略談時務賦〉第四段「我為抱道之儒，魚水定應相懷。彼亦識時之士，虎穴可與共探。」其中「懷」字應是「得」字之誤。從《全臺賦影像集(下)》原稿本所見⁶⁰，此句乃其師陳維英所改，陳維英寫「得」字慣用行草，此於《全臺賦影像集(下)》原稿本陳維英的眉批多處可見⁶¹。就文意而言「相得」似乎也比「相懷」妥貼。

6. 有關校勘的問題

(1) 〈草色入簾青賦〉以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為韻。第七段編校按語第 10，謂「『荻蘆紙閣』，《重抄本》、《曹敬詩文略集》作『紙閣荻蘆』，誤。」其實此段押限韻「無」字，而此句是需要用韻的。前協「蘇、圖」為韻，後接「無」為韻，《重抄本》、《曹敬詩文略集》作『紙閣荻蘆』，才合格律。同時也唯有「紙閣荻蘆」與「瑤階蘭蕙」對仗才見工整。原稿本原先的句式則完全不同：「睹此荻蘆紙閣·何饒煙柳皇都。」⁶²對仗也見工整。陳維英改其文句，應

⁵⁶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57。

⁵⁷ 詹杭倫 (2007)，業已指陳。

⁵⁸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58。

⁵⁹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58。

⁶⁰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59。

⁶¹ 如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355、364、370、378、379、408、439。

⁶²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373。

該是想好完整句子，但下筆時一時疏忽，沒有勾到兩詞上下互易，曹氏重抄時發現了，於是加以修改。如今除非完全恢復原始句式，否則當取《重抄本》爲是。

(2) 〈競渡賦〉以「果然奪得錦標回」爲韻。第七段編校按語第 5，謂「『洛觀如堵，聲震似雷』，《重抄本》、《曹敬詩文略集》作『凌三千頃，鬥數十回』。」

今從《全臺賦影像集(下)》所見：《重抄本》只見一頁⁶³，載錄到賦文第四段「事肇」爲止；《重抄本》有四頁⁶⁴，雖載錄全賦，但圈圈改改，辨讀不易，尤其最後一段，幾乎全部改寫。由於最後一句「爲問競渡者，靈均之魂魄何回」，改爲「當茲端午節，人間之勝景初開」，於是題韻字「回」因改句而未用。所以最後一段起首「洛觀如堵，聲震似雷」，《重抄本》與《曹敬詩文略集》作「凌三千頃，鬥數十回」，應該是作者後來爲扣住題韻「回」字而改。如果這推論正確的話，此八字也宜取《重抄本》與《曹敬詩文略集》，才能合乎限韻賦的基本要求。

《全臺賦》編校曹敬賦，得到曹永和院士所提供兩種手稿本，一是《原稿本》，手稿保留了其師陳維英批改的原貌；另一手稿是曹敬的二兄之孫曹賜瑩手抄的《重抄本》。還有陳鏞厚依據曹家提供的《重抄本》所編的《曹敬詩文略集》⁶⁵。《全臺賦》曹敬賦這一部分，便是以《原稿本》爲底本，並參考《重抄本》、《曹敬詩文略集》進行編校工作。

以最原始的《原稿本》爲底本，原本是校讎的基本通則。但曹敬的《原稿本》，是其師陳維英批改的原稿，他是否百分之百以老師所批改的爲定稿，不無可慮。《重抄本》如果是他自己重抄的，則應居於更重要的地位。只可惜它是二兄之孫手抄的，所以列爲次要地位，也是合理的。但倘若出現迥異的句子，則《重抄本》需給予高度重視。

此外，這次《全臺賦》的出版，同時翻拍掃描原稿印製成二冊《全臺賦影像集》，以方便研究，是值得稱許的功德。但其中也不無可商。以《全臺

⁶³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17。

⁶⁴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18-421。

⁶⁵ 有關版本敘述，詳見《全臺賦》，頁 182-183。至於《曹敬詩文略集》，刊載於《臺北文獻》直字第 15、16 期(1971 年 6 月)。

賦影像集(下)》所收曹敬賦來說：如《重抄本》〈競渡賦〉只見第一頁⁶⁶，〈濠上觀魚賦〉也只見第一頁⁶⁷。當然，這也有可能是《重抄本》已經散亂，傳本缺頁本來是莫可奈何的事，但如今既然與《原稿本》穿插並見，至少也該將〈嚴子陵釣臺賦〉的第二頁，回歸到它應該安置的位置。其《原稿本》的部分，〈海月賦〉四頁闕第二頁⁶⁸，〈淮陰背水出奇兵賦〉第五頁重出⁶⁹，如今《全臺賦》既然都依《原稿本》完整編錄，看來這應該是《全臺賦影像集》的疏漏。

再者，《全臺賦》用曹永和院士提供兩種手稿本，一稱《原稿本》，一稱《重抄本》。《全臺賦影像集》則統稱「手稿本」而分別(一)、(二)，名稱何不讓它一致，可以免生紛擾。

7. 結論

歸納以上值得商榷之處，可得下列五點結論：

- (1) 由於曹敬賦的兩種手稿本都有圈點句讀，所以載錄時，斷句發生錯誤的機會應該不大。但在《全臺賦》所收曹敬賦 22 篇中，斷句有問題的還是有 5 篇。其中除〈嚴子陵釣臺賦〉是由於陳維英的批改的部分，有點模糊不清之外，大多是因為手稿有些賦文加評點的圈圈造成贅亂所以致之。
- (2) 限韻賦的題韻字，是經緯賦文本的關鍵。文意段落常隨韻轉，所以限韻賦通常都是依題韻分段；有相當多的篇章還刻意把題韻字用在段落的最後。所以對用韻不能精確掌握的話，分段不免扞格，《全臺賦》所收曹敬賦 22 篇中，明確注明題韻的賦有 21 篇，《全臺賦》未完全切合題韻字分段的有 6 篇。今已逐一指出，一方面供修訂時求體例一致；另一方面也希望研究者注意這個問題。
- (3) 賦篇大多用駢偶儷句，所以一般都是兩句一韻。依新式標點單句對之間用逗號，隔句對之間用分號。《全臺賦》的標點，雖然大體遵照辦理，但也

⁶⁶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17。

⁶⁷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36。所見第二頁乃屬〈嚴子陵釣臺賦〉。

⁶⁸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49。

⁶⁹ 見許俊雅主編 (2006)，頁 456 版面與 457 同。

出現不少的例外。例外的產生，應該都是句式對偶的誤判，影響最大在是否為隔句對的判斷上不夠精確。《全臺賦》所收曹敬賦 22 篇之中，其標點有問題的多達有 20 篇。因為曹敬賦用四言句最多，所以《全臺賦》的標點，以四言緊句與四四言平隔對的贅亂最為嚴重。其中四言緊句不必用分號，誤以為四四言平隔對而用分號的，多達 21 處；四四言平隔對該用分號，誤以為四言緊句而未用分號的有九處。其次是駢對的三言壯句，也應該用句號，卻一路逗號到底的就有 8 處。其他的錯誤就比較零星，就有可能是手誤所以致之。

(4) 從文本載錄誤失不多的情況來說，《全臺賦》工作團隊的努力，是值得肯定的。曹敬賦的部分，〈淮陰背水出奇兵賦〉漏失最後一句與〈王景略談時務賦〉「以題為韻」的標示，而〈淮陰背水出奇兵賦〉又有兩句的雜錯，算是最嚴重的。其他如誤「羣」為「牽」、誤「如」為「為」、誤「徙」為「往」、誤「犁」為「黎」、誤「裏」為「裏」、誤「畫」為「畫」、誤「侯」為「候」、誤「懷」為「得」之類，則為一般所常見。

(5) 從異文比對的呈現來說，《全臺賦》工作團隊編校的細心與負責的態度，也是值得肯定的。曹敬賦的部分，有問題的除上列二則之外，如〈淵明歸隱賦〉「杯盤狼籍」，編校按語第 4，謂「『籍』，《曹敬詩文略集》作『藉』，誤。」⁷⁰ 其實，「狼藉」是原本⁷¹，「狼籍」是通同。一般來說，通同字是不需作正訛的判斷。

編校《全臺賦》是一項浩大的學術工程，疏漏在所難免。如今指出諸多值得商榷之處，無非是希望它更臻於完善。其實，整體而言，就算有這些疏漏，也不過是大醇小疵，還是瑕不掩瑜的。

⁷⁰ 見許俊雅 (2006)，頁 212。

⁷¹ 《史記·淳于髡列傳》、《文選·張景陽七命》、《說文解字》皆作「狼藉」。

參考文獻

- 杜正勝 (1998), 〈臺灣觀點的文選〉, 《臺灣心·臺灣魂》, 高雄: 河畔出版社。
- 許俊雅 (2006), 《全臺賦影像集》,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。
- 許俊雅、吳福助 (2006), 《全臺賦》, 臺南: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。
- 游適宏 (2007), 〈《全臺賦》所錄八篇應考作品初探〉, 《逢甲人文社會學報》第 15 期, 臺中: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。
- 詹杭倫 (2007), 〈臺灣賦論略——評《全臺賦》〉, 蘭州: 第 7 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。
- 詹杭倫、李立信、廖國棟 (2005), 《唐宋賦學新探》, 臺北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。

A Discussion about Textualism of “The Whole Fu of Taiwan”: An Example of Cao-Jing’s Fu

Tsung-Wu Chien *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discusses Cao-Jing’s Fu in “The Whole Fu of Taiwan,” and points out some mistakes in punctuation and paragraphing. This research covers 22 works of Cao-Jing’s Fu and found 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able sections, which include 5 works of incorrect punctuation, works of inappropriate paragraphing, and 58 sentences containing problematic punctuations.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mind researchers about similar problem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discussion.

Keywords: The Whole Fu of Taiwan, Fu, Cao Jing,

* Professor,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, Chang Gung University, E-mail: twchien@mail.cgu.edu.tw.